

獲得新的裝備，才能有效的維持既有裝備的妥善，才能維持戰備，我想這才是我們該做的，而不是一味的說我要或不要，在要與不要之間簡單的以二分法決定，請你們好好考慮。謝謝二位。

蔡副部長明憲：我知道這是高委員最後的總質詢，讓我引用麥克阿瑟的名言鼓勵你：「老兵不死。」共同為國家建軍備戰、國家安全來努力。

高委員仲源：謝謝，我在此向各位說再見。

主席：請林委員濁水質詢，詢答時間為三十分鐘。

林委員濁水：（十一時四十分）主席、行政院游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

首先提到鮑爾先生在北京談到「希望台灣和中國談判統一」及「台灣不是一個主權國家」的問題，包括總統及行政院都作了危機處理，本席要加以肯定。經過這樣的交涉之後，我們很高興美國把「統一談判」的言論撤回，並表示美國對於兩岸談判沒有任何終局立場，本席認為這一點很值得大家高興。

其次是關於「台灣不是主權獨立國家」這部分，總統及游院長分別在不同場

合加以反駁，其中游院長是在立法院內正式就此加以反駁，宣稱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樣的危機處理，當然無法彌補一切，例如美國並沒有撤回「台灣不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言論，雖然重申六項保證，並提出「主權上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澄清以為彌補，但並沒有撤回上述言論。不管如何，這樣的危機處理方向，本席當時是加以肯定的，請問游院長，是否認為當時的危機處理方向是正確的？

主席：請行政院游院長答復。

游院長錫堃：（十一時四十分）主席、各位委員。到現在為止我還是認為，包括五院在內的危機處理方向，應該算是正確的。

林委員濁水：都是正確的？

游院長錫堃：應該算是正確的。

林委員濁水：總統說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游院長也說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那是否表示宣布獨立？

游院長錫堃：主席、林委員。我們講的話意思是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的國號叫做中華民國，這已經是一種狀態的描述。

林委員濁水：本席不曉得院長要講什麼，但以本席努力想了三天的經驗來說，要想出「游院長及總統的話不是宣布獨立」這個結果，實在想不出來。在這裡就出現一個問題，為何我們辦了防禦性公投會導致美國及北京勃然大怒，但當我們正式宣布時，反而美國及北京都沒有什麼反應。本席覺得，當小國被欺負時採取正當防禦行為，大家沒話講，所以當對方說「是」而我們說「不是」時，算是正當防禦，這沒話講；但是如果我們主動出擊，那就有問題。不過，本席認為這裡恐怕不僅僅是主動出擊及正當防禦的問題而已，恐怕牽涉到整個戰略或政略的規劃，這方面本席稍後會再進一步請教院長。

本席手上有一份國防部提出的「九十三年中共軍力報告」，其中第八十一頁談到國防部認為「中共動武的『紅線』，應當包括台灣宣布獨立或制憲」等等。對照本席上述的分析，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明顯跨越紅線了，但中共並沒有怎麼樣啊！國防部認為一旦我方跨越中共的紅線，對方就會動武，但結果並沒有。這個結果到底意味著什麼，是值得大

家深思的地方。本席首先要請教游院長，如果要判斷台灣是否逾越紅線，北京方面會把它放在政略層次或戰略層次上來作決定？

游院長錫堃：主席、林委員。剛才林委員講到……

林委員濁水：到底是政略層次或戰略層次？

游院長錫堃：這最主要是法理上的問題，對方不希望台灣在法理上得到國際的承認。

林委員濁水：如果是法理上的問題，本席可以私下請教，三天三夜都應付你。但本席只是要請教院長，對方是把它放在政略層次上或戰略層次上來決定？

游院長錫堃：依我的看法，這應該是政略層次上的決定。

林委員濁水：沒有錯，這應當是政略層次上的決定。對方其實是基於政治情勢的判斷，才來決定紅線是否算數，換句話說，這不是戰略上的決定。現在國防部在報告中表示中共可能動武的原因，令本席感到懷疑，國防部適合去討論政略上的問題嗎？適合在軍力報告中討論政略問題嗎？國防部在這份報告中的角色

，是否是以軍方的立場向執政當局建議不要採取某種策略？這不應該！在政略層次上的決定，國防部不應該逾越紅線，私底下向當局建議則無可厚非，但在國防部正式報告中出現這種文字，就是一種逾越！你們管戰略沒有問題，但怎麼管到政略方面呢？怎麼會說那條紅線是怎樣的呢？連北京都把它放在政略層次來思考，但台灣卻把它放在國防部管轄的範圍來界定，這是不應該的事情。

坦白說，為什麼會判斷失準呢？因為政略層次的問題如果以戰略的觀點來評價，結果不見得是準確的。所以你們的報告白紙黑字，現在破功了。這其實不是指軍人沒有用，其實台灣的軍人有很多比台灣戰略學家更精彩的見解，本席要在此加以肯定。

接著再請教游院長，當柯林頓總統宣布美國和北京是戰略夥伴關係時，是否對我國的軍事戰略產生重大傷害？

游院長錫堃：主席、林委員。最主要還是實質上的密切合作關係，當然它的政策……

林委員濁水：本席提醒院長，沒有密切合作，它在軍事上沒有和中共密切合作。

游院長錫堃：我知道，但應該是台美之間的實質關係。

林委員濁水：幾乎所有台灣的中國通或兩岸的戰略學家，都認為這對我國的戰略是非常重大的傷害。但本席認為這根本不是，結果和本席持同樣看法的人，在國際政治學界找不到，反而在軍方找到認同本席觀點的人，所以本席感到非常佩服。

其實，戰略夥伴關係是真是假，不是看這幾個字而已，而是要看美國和北京真正建立什麼樣的實質關係。柯林頓總統一方面宣布和中共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另一方面卻將安保指針變成安保新指針、建立美日軍事同盟、強化第一島鏈，並以北京為潛在戰略競爭對手。美國嘴巴上講中共是戰略夥伴，實質上卻視之為戰略對手，這些作為在安保指針上看到，在對台強化軍售上看到，在對台強化高層軍事交流上看到。

為何軍人在這裡的判斷就正確了？可見對戰略的判斷是軍人的本色，那些中國通、在大學教國際政治的人根本一竅不通；同樣地，本席認為軍人在政略上應當謙虛，但在戰略上不必謙虛。所以

，當我們的軍人看到「戰略夥伴關係」這些文字時，卻又拿著美方賣給我們的武器，那我們要去打誰呢？總不能去打它的戰略夥伴關係吧？雖然軍人一天想不清楚，兩天想不清楚，但只要三天就摸清楚啦，原來它是要防禦北京！最好的武器不斷源源而來，卻是托戰略夥伴之賜，如此我們的軍人當然會認為，我們的國際戰略學者是有問題的嘛，所以本席感到非常佩服。

這種實際上的拿捏，游院長的整個內閣恐怕要檢討，軍人該說的話就應該說，行內的話一定會受到尊重；一時受到誤解，一定有人稱讚，但不應當說的話少說。以上就是本席第一個向院長的建議。

游院長錫堃：主席、林委員。這部分我們以後會反省。

林委員濁水：其次，所謂紅線，坦白說，有真正的紅線嗎？剛才講已經宣布了，你說沒有敲鑼打鼓。過去李登輝宣布兩國論也沒有敲鑼打鼓，比現在更不正式，你還是在立法院宣布的，結果緊張了一整年，對不對？兩國論與臺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差很多，是更明白的表示，結

果沒有事，而當時那麼不正式地接受動報記者的訪問，兩國是什麼兩國、主權是怎麼的，也還沒有進一步說清楚時，就引起軒然大波，這意味著什麼？紅線是浮動的，並不是用軍人刻板的想像紅線劃在那邊固定，並沒有固定，紅線是隨著整個國際政治格局及戰略格局而有所浮動，我認為這就是我們應該拿捏的尺寸。

接著來要請教院長的是，你的閣員吳釗燮主委最近努力宣傳他的改善海峽兩岸關係的四階段論。第一階段就是要繼續推動現有的開放政策；第二階段是尋求實質的，例如匯率、投資保障的對話協商；第三階段是一個穩定的合平架構，包括互信機制；第四階段是最終解決方案，包括能讓臺灣參與國際組織聯合國。請問院長是否認同這四個階段？

游院長錫堃：主席、林委員。站在內閣是一體的立場上，當然是認同陸委會的：

林委員濁水：換言之，是支持。院長，他的策略很清楚地是，前面先擱置爭議，循序漸進，將談判層次拉高，到最後就是臺灣加入聯合國。吳主委在解釋時表

示，這基本上是不統、不獨的策略，請問你是否認同？

游院長錫堃：我現在手頭上沒有他講的資料，但基本上陸委會當然是代表行政院……

林委員濁水：院長，不對，這麼重要的閣員涉及到國家安全、生死的兩岸政策，主委這麼認真推動的政策，你說手頭上沒有資料，所以搞不清楚，這是不可以的。這個先很清楚對主權不作表態，對不對？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對主權不作表態，第三階段政治的處理、建立互信機制，對主權也不作表態，最後是參與聯合國，請問參與聯合國是否達到法理被國際承認為主權獨立國家的標準？

游院長錫堃：主席、林委員。有關這四階段的說明，剛才林委員說不統、不獨，這部分我必須了解清楚，基本上，我們還是要以總統的就職演說、國慶談話為準，就是說不反對政府……

林委員濁水：院長不必解釋了，我只是問你參加聯合國是不是符合法理獨立、主權國家的充要條件？我告訴你：是。只是你不好意思講，就是是。前面不統、不獨，最後變成主權獨立，而且是法理

的，這是什麼意思？漸進式臺獨、切香腸式臺獨。我們是否要這樣以臺獨為目標，然後進行切香腸式臺獨？這是錯誤的策略，為什麼是錯誤的策略？我認為總統十月十日的演講提及的才是正確的策略，換言之，中華民國等於臺灣、屬於二千三百萬人、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已經把自己國家的立場充分表達了，這是符合事實的，符合事實再說我們要建立什麼關係，大家可以談。總統甚至也推翻了他在二〇〇〇年就職演說中提及的「四不」，他的「四不」是不武力犯台就不宣布獨立，而不宣布獨立，基本的假設是，我們還不是獨立國家，宣布了才算是獨立，所以現在不宣布，你就不要怪我現在是獨立。

事實上，陳總統這種想法也延續到民進黨內討論的臺灣主權獨立決議文的立場。當時我建議我們是主權獨立的，這是毫無問題的，但是建國的工程恐怕未盡完工，換言之，憲政體制還不符合主權獨立，譬如國民教材還不符合主權獨立，但是主權獨立是無庸置疑的。當時陳總統的意見是認為還沒有主權獨立，所以才提出四個「如果」，如果云云，

我們就獨立，換言之，他認為是沒有獨立的。他認為現在說沒有獨立比較安全，但又不能放棄獨立，所以還是要加入聯合國，而從沒有獨立到加入聯合國，當然是一個漸進的臺獨。先承認自己沒有獨立，再一步一步獨立，就是切人家的香腸，是欠人家；但你如果說我主權已經獨立了，我所有行使的行為都是主權之下、政府都是在主權之下行使權力，因此，即使你要叫我有節制，那是我自我限制，是你切我的香腸。如果你做生意人，請教院長，你認為採取哪一個立場比較妥當？先認為我擁有這麼多財產，那麼我要不要自我節制？還是認為我沒有這麼多財產，再偷偷摸摸，最後將這個財產搶回來，哪一個是高明的談判策略或維護自己財產的策略？

游院長錫堃：主席、林委員。我的看法當然是你的第一項。

林委員濁水：就是先說，我就是這麼多財產，你要這個財產，我謹慎使用，這個是你有求於我，你要切我的香腸，不要切的權力當然在我；但是若沒有財產，就變成要向人家要，權力就在他，而且更嚴重的是，就等於界定你有沒有切

香腸的權力也是在他，也就是主客易位；一個是戰略上的主動，另一個是戰略上的被動，所幸，現在改變回來了。但是總統這樣改變回來，是大大地大的事情，因為這樣一個爭論，在民進黨裏面持續了十幾年，現在總統調整了；在臺灣政府裏面也爭辯了幾十年，現在調整了，但是用這樣的一個標準回過頭來檢驗吳主委現在推動的東西，是不是相反呢？是相反。

游院長錫堃：主席、林委員。我剛才講還是以總統的國慶談話及就職演說……

林委員濁水：總統的說法既然是對的，而吳主委的說法你也說是對的，怎麼兩個相反的東西一起對？事實上沒有，只有一個對。談到這裏，我覺得我們在面對北京這麼強大、不友善的對手時，我們的立場設定跟戰略的擬訂應該多用一點智慧、少一點意識形態、多一點對現實的理解。所幸現在已經做了調整，既然做了調整，對於吳主委那樣的策略，行政院要不要再溝通一下？

游院長錫堃：主席、林委員。我剛才已經說過，這部分還是以總統演說與談話為準。

林委員濁水：雖然院長的答復是以總統演說為準，但是陸委會卻仍然各行其事，如此作法怎麼對呢？

游院長錫堃：他還是會以總統的演說為準。

林委員濁水：依照院長的說法，他們會做調整。本席認為這點很重要，因為過去我們被批評為國家整體前後不一致，今天總統這樣講，明天卻那樣講；前面說到「四不」，後面又說防禦性公投，再來又是激進的台獨，結果老百姓都被我們給搞昏了，也難怪美國會被我們給搞糊塗。現在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不冒進，也不能去除主權獨立性的政策，而是以隱健維護主權獨立的長遠策略，而且前後不要有跳躍或矛盾之處。依照院長方才的說法，目前這項戰略已經確定，這點很好，但政府各部門之間對於政策要有連貫性與更時性的延續，也要有定時性的整合，但是主委與你們並沒有進行定時性的整合，以致於總統這樣做，吳主委卻那樣做，院長說兩人的作法都對，結果你現在終於改變說法，只有一個人的作法正確，由此可見，院長上台答詢之前內部顯然未有任何整合，所以

，你們應該要有更時性的延續與定時性的整合。

本席認為，以往兩岸政策或外交政策最糟糕的就是政策前後不一致，以及在定時性的整合上各部會各吹各的號，這是非常危險的作法。甚至各政府機關變成幫派化，大家各顯神通，還有互扯後腿的情況，甚至還有一些跑單幫的人，他們不是政府官員，而是民間人士，只要他們向總統建議統合論，總統就丟出統合論，結果陸委會、國防部、外交部等人員均不知情，院長事前是否知情？游院長錫堃：我在總統府對外發布之前即已獲知此事。

林委員濁水：既然如此，當總統提出統合論時，為何蔡主委還嚇了一跳？你沒有善盡整合內閣功能之職責。這項統合論建議正是跑單幫的結果，不只如此，還有些人在見過總統之後向日本轉述總統的看法，明天卻又換了另個人到日本再次對外轉達總統的意見。本席認為，政府機關幫派化，以及有人不斷在跑單幫，這些作法將危及國家。固然，根據憲法的規範，兩岸、國防與外交是國家的大政方針，由總統透過國安會來處理，

但無論如何院長仍是國安會的當然成員，此其一。

參加國安會的陸委會、國防部與外交部等單位成員也都是行政院的閣員，政府在兩岸與外交、國防政策方面進行良好的團隊整合，你們應當將跑單幫、幫派化的情況作一妥善的處理，否則以北京當局如此惡霸的態度，我們該如何應付他們？以美國這樣的朋友，我們未能加以整合，而將美國搞糊塗，一旦他生氣，我們也會很累，所以本席認為，政府應當針對上述部分進行妥善處理，此其二。

再者，本席要談論危機處理的問題，固然個人肯定你們所訂定的方向，因為統一部分已經撤回，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的六項保證也已經強化，但是美國國務院對於中華民國或台灣不是主權獨立國家一事非但未予撤回，還要繼續追認。可見，雖然我們未能盡全功，但事實上我們某些努力已經成功了。不管如何，這樣的危機處理方式是好的。但是現在最危險的是，當我們在處理外交事務時，不斷進行危機處理反而變成常態。請問院長，一個國家的政務

運作，危機處理是放在那個位置？照道理來說，應該先設定國家的目標，然後擬訂戰略，再發展戰術，針對規畫戰略戰術未詳盡涵蓋的部分進行沙盤推演，看看還有什麼情況可能會發生，最後連沙盤推演都無法涵蓋的部分，才是危機處理的範圍。換言之，基本上如果政府有能力，極少會遇到危機處理的情況，因為規畫的戰略及戰術即可應付，縱使不在戰略及戰術之內，沙盤推演亦可透過多種劇本想像以解決類似問題。危機處理則是沙盤推演到最後也想像不到時才會進行。所以一個健康的國家不會經常發生危機處理的情況，但現今外交的危機處理卻變成常態，幾乎天天在進行危機處理，如此我們豈不是變成危機國家？這樣可是非常危險。固然進行危機處理時因為形成一個大舞台，大家都在盯著你們演出，院長、部長及總統都可以出風頭，但是這樣太危險，這就是在作秀。如果你們採用穩定的戰略、絕佳的戰術及良好的沙盤推演，雖然會失去很多危機處理的秀場，但卻對國家有莫大的貢獻。所以在整合之後應該擺脫一種心態，就是把危機處理當成正常政府

的業務是不對的。

有關宣布獨立的問題。吳主委對李侃如的中程協議表示欣賞，院長是否欣賞？本席認為最好不要欣賞，不必猶豫，只要一句話很明快地回答：不必欣賞。因為李侃如在一九九八年提出的中程協議糟透了，其中程協議的前提是：台灣先要宣誓作為中國的一部分，而且同意不獨立。此為一九九八年中程協議的前提。李侃如今年在數次公開演說中對此主張已有所調整，表示台灣可以繼續宣稱自己為主權獨立的國家，所以與前面所言相反，但他又強調絕對不能追求法理的獨立，本席認為追求法理獨立沒有什麼不妥。此處顯現了一個問題，就是連李侃如這種超級親中的中國通，都認為過去的主張不對，需要大幅調整，甚而調整到台灣應該可以宣稱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只不過不應追求法理的獨立之說法。今天已無時間再討論何謂法理的獨立，但本席認為我們無法認同這部分。因為若是連法理獨立都要放棄，就意味着我們要與由二十六個建交國擴增成的二十七國撤銷正式外交關係。因為正式外交關係就是法理獨立的確認，

我們豈能做出此一舉動？因此吳主委對李侃如表示欣賞的態度應當加以調整。在現實之下，因為美國是大國，其中國通講了一句話，音貝比誰都大，但就我們的國家利益而言，終歸有與美國不盡完全重疊之處，更何況李侃如在美國所提出的還是極端的主張。既然有不盡重疊之處，如果我們還套用他的作法，就像過去先承認自己不是主權獨立國家而主張「四不一」一樣，落入人家的價值設定和立場設定之中，使整個戰略陷於被動。

這個問題以產業界來比擬就很清楚。過去我們很努力、很賣命，雖然成為世界有名的科技大國，但都是在做代工，只是跟在人家後面跑，由別人設定規格，自己只能賺取勞苦的工資。但是現在我們的企業界認為要自創品牌。本席認為，我們從事反對運動以來，一直在反對既有的錯誤的主流價值，經過街頭運動、國會改選，一直到執政，這樣的一個民進黨政府也應該要有自創品牌的志氣才對。何況我們的生意人都在這樣努力，而且已經很有成效了。
謹以這樣的角度來勉勵我們的內閣。

謝謝。

主席：請顏委員清標質詢，詢答時間為十五分鐘。

顏委員清標：（十二時十二分）主席、行政院游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本席今天要質詢國防部李部長，請問今天李部長有沒有來？

主席：請國防部蔡副部長答復。

蔡副部長明憲：（十二時十三分）主席、各位委員。李部長早上有來，後來因為家中有緊急的事情請假，得到貴院同意，由我來代理。

顏委員清標：這樣的話，本席就不質詢軍購案的問題，而只質詢地方上的事。可否請總政戰局陳局長備詢？

主席：委員的質詢還是要請蔡副部長答復，陳局長可以在旁邊提供資訊，但是不能答復。

顏委員清標：許多同仁都在質詢軍購案的問題，所以軍購案就讓他們講好了，本席來講一些地方上的事情。

六月二十五日，陳局長陪同李部長到本席的服務處去，非常慷慨地表示，大肚山砲台遷移的問題會在三個月內解決。三個月應該是九月二十五日，可是今

天已經十一月五日了，都還一直沒有給本席明確的答復，就像台語講的，在給本席「莊孝維」。

整個大肚山地區包括大肚鄉、龍井鄉、烏日鄉、沙鹿、清水和大甲都有砲台，如果是需要的，擺在那邊沒有關係，否則就要拆除，以免影響這六個鄉鎮的農民耕作，甚至連農舍的興建都受到限制，已經幾十年了砲台還擺在那裡。陳局長當時也陪同李部長前往，他應該最清楚，像這樣如何解決？

蔡副部長明憲：我也是中部人，瞭解剛才顏委員提到的大肚山砲台與彈藥庫問題，國防部確實已經做了積極檢討，不過礙於程序上與跨部會協調的遲緩原因。我回去之後會向部長報告，也希望在未來二個星期之內，委員能方便我們再向您做答復。

顏委員清標：我尊重蔡副部長，因為蔡副部長之前也是立法院的資深委員。問題是，身為一位部長怎麼可以隨意說說？若部長當面向本席解釋說，之前講的話不算，本席也就認了。何況部長曾答應在九月二十五日之前要處理太平營區的問題，為何到現在還沒處理？太平市有

十七萬人口，把一處射擊靶場及汽車訓練廠放在那裡妥當嗎？現在已經十一月五日了，距離李部長拜訪本席服務處的時間已經超過三個月。

身為民意代表最不喜歡帶頭抗爭，應該扮演居中協調的角色，不管對行政部門或地方老百姓來說，事情總是要解決的。拆除砲台的事已經講十幾年了，本席不知道李部長是不是為了軍購案來討好我？我還記得，李部長一到本席服務處時，我並沒有要求他在一定期限內要把太平營區的土地還給市民，或是大肚山砲台要立刻拆除。似乎李部長的部下並沒有按照他的指示去做，否則在九月二十六日部長的允諾已經經過一百天了，事情還沒有動靜。此事被立委候選人拿來問本席的樁腳，里長與該區議員說，顏委員不是表示，國防部長將在三個月內答復，提出明確地解決辦法？

蔡副部長明憲：我可以做一個答復嗎？顏委員清標：本席的質詢時間很匆促。蔡副部長明憲：有關太平鄉坪林營區的問題，我們可能無法完全按照委員的意思搬遷，因為聯勤未來將規劃此營區為重要運輸物流中心，若要搬遷可能需要有